

参加N次聚会吃饭,发现一个有趣的环节似不可少,总有人要搞清楚别人的年龄,并且不管人家感受如何。

有的人记性极强,记别人的年龄丝毫不差:老秦,你是1952年的吧?今年70岁,3月份生日,对不对?我不会记错。哟,退休一晃10年,你已经古来稀啦!

既然死死记住了别人的岁数,还问做啥?对于这种认真的核查,老秦很不自在,心想70岁怎么啦?我每天一场游泳,每天走路10000步,我绝对比你这个55岁的长寿,走着瞧!

有的人记性极差,每次聚会每次问,探索起别人的年龄来像淘宝一样:我又忘了,萱萱,你大还是小慧大,好像还是你小几岁?你31岁

年龄的核实

□ 童孟侯

了,对不对?我老是记不住。

萱萱嗯了一声。嗯,是冷漠;嗯嗯,是温柔;嗯嗯,是不耐烦——这些,问的那位小姐不懂,她一打听就把两个大龄女青年小慧和萱萱一网打尽,两人对视一眼,暗暗交流:她又不帮我们介绍男朋友,有啥好问的?算她嫁掉了?稀奇煞了。

我觉得除了幼儿园和托儿所的孩子希望别人问岁数,其他人勉强得很。人的年龄层次,我粗略地简单地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读书年龄。不用问年龄,只要晓得几年级,小学5年中学6年大学4年,苦读、补课、做作业;第二阶段是

工作年龄,拼命挣钱,养家糊口,有的希望再做两年就辞职,有的希望做到七老八十,中产还没到嘛;第三阶段是退休年龄,都是“社保局”的人了还用问几岁有什么用?统统养老,统统排队等着去见上帝,年龄已经不是问题。

当然,也有人渴望别人知道他有多大。王大成在酒店问服务员:你猜猜我的年龄。服务员说:29岁。王大成说:你把我说得太平了。服务员说:我向来为熟客打6折。王大成问:这里酒水为什么不打6折?

年龄是一笔谁都不想贪恋的财富,拥有越多越烦恼,核查得越清楚越尴尬。我突然想:对一个特别上进特别不知疲倦的人来说,有“年龄”吗?

脱下“大白”……

□ 费平

晚上发完最后一张“小区出入证”,我脱下了“大白”。这是两个月内我穿的第九件防护服。望着将要与裤脚和袖口已无松紧带收口、胳膊肘处还有洞的它告别,我关照老伴还是像往常一样把它叠好放进马夹袋,再喷点消毒液。这是六十多天里已重复多次的动作。

两个月里为了“足不出户”,我有幸与楼里另两位党员志愿者穿上两年前就曾羡慕别人穿上“大白”那份自豪、那份荣光的状态,骨子里是想带一份体验甚至是一种好玩的感觉。然而当开始穿上“大蓝”、后改为“大白”后,劳怨与宽慰交织的情愫伴随着登记做核酸、分发抗原检测物品、送团购快递、分发赠送的物资、收集清理垃圾、陪医护人员阳楼每户上门做核酸等而慢慢溶解于内心……

封控开始,居委问我可否做志愿者?我一口答应。退休后由于还打工,加上社会活动多,基本未帮小区出过力。这次宅家可以为居委做点贡献了。

好在有同楼其他两位“大蓝”协力同心,疲劳迅疾化解。尤其当一户业主私信我发现家里有老鼠、我在群里求助黏鼠胶后立刻得到几位邻居奉送、我为之上门取并传

递给他家后那种成就感犹如打了一次胜仗!而后不久另两位志愿者分别染阳,我一人穿上“大白”继续为居民提供全方位服务、邻居间相互帮助取多补缺调剂物品、组织网上团购、有医生的家庭在群里发布抗疫知识、年轻人穿上防护服当起“候补志愿者”与我一起奋战……这些都是无形的力量推动我个体有限的能量去稳固好担当与责任的车轮继续前行……

六十多天的相处,邻居从平时陌生到相识相知,从不知几楼几室到喊出昵称姓名,从不晓家庭信息到得知职业状况,都慢慢植于我这一身“大白”的内涵里。

今天要脱掉“大白”了。不需要邻居们的感谢,倒是要感谢业主们!是你们同楼共济,换来了继续维护好楼栋的平安与小区的生机勃勃。大家忍辱负重,表明了我们是这座家园里真正的主人。就像一顶有点年份的油布伞,它在经历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之后,伞面已经支离破碎,毁损不堪,但是伞上的那几根伞骨却还是“蛮挺刮的”。只要换上一张光亮的伞面,还会是一顶相当不错的油布伞。那一根根能永远支撑伞面挺挺刮刮的伞骨,就似小区高素质居民。

陶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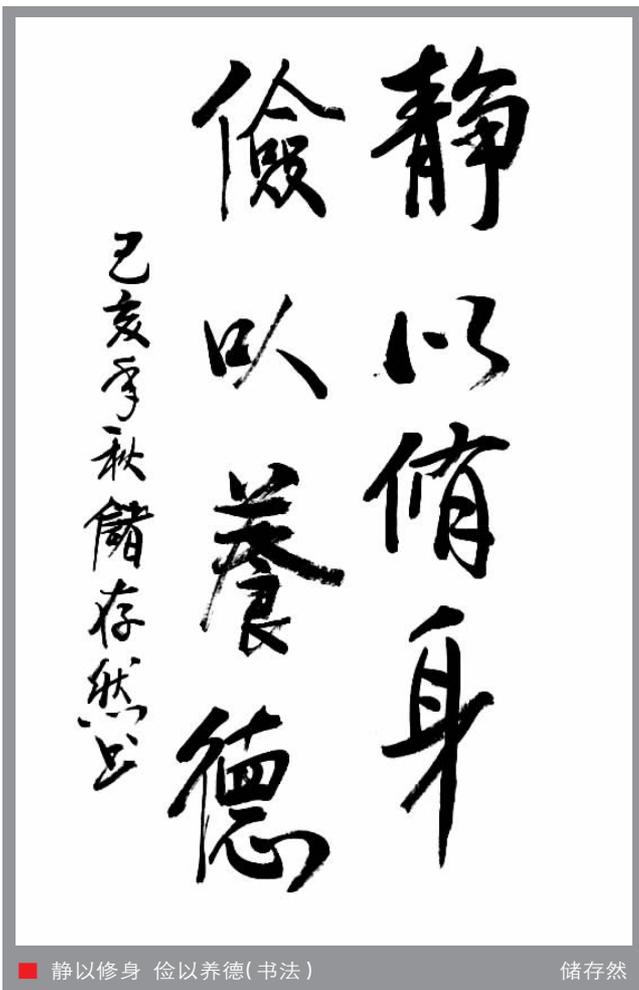
□ 胡兰

那年暑假,带孙子去考古文化研究所拜访钱汉东先生,走进工作室,见一排排玻璃柜摆放着各种瓷器和瓷片,有碗罐瓶盏,有壶碟盆盘,有钵盒盅鼎,有匣孟筒枕等等,

孙子瞪着大大的眼睛,好奇地问这问那。于是,钱老师给我们介绍每件器形上的不同图案,有的精雕细刻,有的手工描绘,看得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每一件陶器皆不重复。

此后,孙子爱上了陶器。每年放暑假,我都带着孙子去光临田子坊陈逸飞工作室,欣赏陶艺。开始,陶艺师会先给我们演示一下基本制作流程,包括适合的转盘转速,在不同步骤会用到不同手法,胳膊的摆放,烧成后的成品与原本的泥坯大小差异比例等等,非常细致。然后,陶艺师给我们一团陶泥,他示范,我们照着做。先放在手里捏,再往桌子上拍,泥厚了放水调,薄了再加泥,反反复复捏成一个圆的泥坯,放在转盘上,转盘不停地转,接着要靠自己的努力制作出作品形状。倘若失败了,要耐心地继续操着,一次次尝试,为的就是完成理想的作品。孙子安静坐在那里,一边用手去掉多余的泥,一边把外面抹光。陶艺师说不能停,要继续抹,否则就不圆,转了好久,一只形状漂亮的艺术碗坯诞生啦。

一周后,又带孙子去田子坊工作室,给制作的陶碗



■ 静以修身 俭以养德(书法)

储存然

上色。我特意给孙子穿上一套蓝式短袖衣服,上面印有易经符号,感觉与陶器颇为协调。来到工作室,在碗边画简单横线符号,用尖硬的笔,蘸着均匀艳蓝色上釉,线条要均匀,需屏住气慢慢地画,结束后在碗底签上大名、年龄作为留念。然后,陶艺师集中这些半成品送到窑里,经过1000多摄氏高温烧制,最后算是成品,可谓是一件非常棒的纪念品。

如今,客厅里显眼处,摆放着孙子的陶瓷作品,杯子、

花瓶、笔筒等,像是艺术品展览。有客人来,他就滔滔不绝地介绍每一件陶器上的不同图案。

其实,做人与做陶瓷是同样的辛苦和神奇,要千锤百炼,要经过火的洗礼,一路上有无穷意外,又要主动出击,又要被动选择,常常身不由己,有时要借“天助”,步步踏准,如履薄冰,奋力向前,才能绚烂夺目。即使成了一只普通的“碗”,也不裂不歪,只因有用,才会被珍惜,才得平安度一生。

开启豆浆机

□ 马蒋荣

我退休后一直坚持每天在附近的连锁超市或点心店买二包豆浆佐早餐,一包老妻喝、一包自己享用。这是因为我从各种渠道了解到,豆浆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磷脂、维生素B1B2、烟酸和铁钙等矿物质,甚至被人尊称为“液体面包”,是老少咸宜的营养饮品。

不料,3月下旬开始因新冠疫情不仅小区被封控了五十多天,而且周边所有的超市、点心店都关门了,因此我们每天习惯喝的豆浆当然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

5月5日那天“宅”在家里,看着漕河泾街道刚发的一堆保供物资中的黄豆、绿豆和紫薯黑米粥、八宝粥、糙米莲子粥等,突然灵光一现,居然想起自己还在上班时单位曾经作为福利发过一台自动豆浆机来。于是立即翻箱倒柜,在储藏室里找出了这台已经“睡”了十多年还没有“开封”的机器!当时上班因为没空闲“白相”它。

三下五除二拆开了包装盒,找出说明书,照葫芦画瓢地开始作自制豆浆的准备了!我用豆浆机附的计量杯量出说明书中规定的约50克黄豆,浸入清水中。第二天早上,我把经过了10小时浸泡的黄豆洗干净后倒入豆浆机中,再加上纯净水到豆浆机主体的1300毫升刻线处,插上电源,选择豆浆机上的“湿豆豆浆”功能键后开机。不到30分

钟,豆浆机便发出了表示已经做好的“嘟嘟嘟”鸣叫声。

随着豆浆制好,家里满屋子都是和我小时候喝的豆浆一样的豆香味了。1300毫升的豆浆足足倒了三大碗,两碗我和老妻一人一碗。那味道是真正的浓郁、可口、醇厚、清香,连平时不爱吃豆浆的孙子闻到香味,连网课都不上了,赶到厨房说余下的他要待自然冷却后放进冰箱里吃冰豆浆了!老妻更是连过滤下的豆渣都不舍得丢掉,而是和了面粉和糖,做了两个别有风味的油炸豆面饼。

保供物资发的400克黄豆能做8次豆浆。还有三包紫薯黑米粥、八宝粥、糙米莲子粥共450克,我也准备用豆浆机上的“五谷豆浆”功能,每天做出三碗别有风味的豆浆来为全家人增加特别的营养!

如今,我们迎来了常态化的疫情管理,生活出行恢复正常了。不过,我的那台已经启用的豆浆机却不会再“封控”起来了,因为我和家人每天喝自制豆浆已经成了习惯。去超市线下购物的那天,我第一要采购的就是去五谷杂粮柜先装一大袋散装的黄豆!

桂花

刊头书法 张斌